



雁棲湖畔的文化守望

張頤武

北京雁棲湖畔月光明淨，四百餘位海峽兩岸同胞圍坐於山水之間，共赴一場以樂為橋的心靈之約。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製作的「e起綻放吧」海峽歌會，以一場演出的容量，承載了遠超文藝表演本身的文化分量。這場歌會的價值，在於藝術層面的精緻與多元，更在於它以從容而真誠的方式，呈現了中華文化如何在海峽兩岸同胞中延綿和永續。

歌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處理，在於它對經典曲目的當代轉譯能力。白舉綱與青年唢呐演奏家孫名川合作演繹的《高山青》，將這首傳唱數十年的台灣山地民歌與穿透力極強的唢呐聲並置，形成了奇妙的聽覺張力。唢呐是北方民間樂器中最具熾烈情感之品類，《高山青》則源自台灣阿里山的自然意象，二者在舞台上的碰撞，並非簡單的樂器疊加，而是一種文化地理層面的對話共同它以聲音的方式，將海峽兩岸山水連綴為同一個文化空間。

《高山青》的詞作者鄧禹平一九四八年赴台後與故土隔海相望，終身思念家鄉。這首歌曲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兩岸分離史，也是一代中國人家國之思的音樂縮影。從《外婆的澎湖灣》到《驛動的心》，從《愛拚才會贏》到《我們同唱一首歌》，歌會所選取的曲目幾乎構成了一部海峽兩岸流行文化的共同編年史。這些歌曲在不同年代分別打動過大陸和台灣的聽眾，如今在同一個舞台上被重新演唱，其意義遠不止於「重溫經典」——它是在確認一種文化共同

體的存在：海峽兩岸同胞共享着同一份流行文化記憶，共享着同一份情感表達方式。一場晚會能夠以音樂為媒介，讓不同年齡的聽眾在同一旋律中產生共鳴，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整合的努力。

如果說經典金曲的演繹是在回顧、喚醒歷史深處的共同記憶，那麼歌會對傳統藝術的當代表達，則是在深化對於文脈的感受，向中華文化的源頭汲取生命力。中央芭蕾舞團帶來的芭蕾舞《敦煌·飛天》，將千年敦煌壁畫中的東方美學以足尖的方式呈現於現代舞台。芭蕾舞是西方古典舞蹈的代表性形式，飛天則是中國傳統藝術中最具想像力的意象之一，二者的結合不是簡單的「中西合璧」，而是以世界通用的藝術語言，講述中國文化的故事。當芭蕾舞者的身姿與敦煌壁畫的線條在舞台上形成呼應時，觀眾感受到的不僅是視覺的美感，更是一種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中華文化完全可以在與不同藝術傳統的對話中，展現其跨越時空的生命力。

由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四位青年學生組成的「晴空組合」帶來的器樂表演《秋望》，以東方器樂形式演繹秋日裏的故土情思與山河意境。四位青年來自不同地區，卻在同一個舞台上以同樣的東方器樂語言交流，這本身就是「中華文化共同體」的生動註腳。海峽兩岸戲曲名家同台獻演的京劇《四郎探母·坐宮》選段，則是另一重深意的承載。《四郎探母》講述的是楊四郎被俘北國、十餘年後偷過關闖與親人相見的故事，其核心情

感是「回家」——是分離之後的團圓，是阻隔之下的思念。當海峽兩岸戲曲名家在同一個舞台上演唱這一選段時，戲中戲的結構便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映射。

除了對傳統與經典的深度開掘，歌會在青春敘事上的用心同樣令人矚目。張淇演唱的《我相信》以極具穿透力的高亢唱腔，將年輕人「相信自己、相信未來」的信念表達得淋漓盡致。這首歌曲之所以能夠引發現場青年的集體合唱，並非偶然——它所傳遞的積極向上、無懼挑戰的精神氣質，是跨越地域差異的共同價值。台灣青年嘉賓表示，聽到這樣的旋律，更加堅定了自己在大陸追逐夢想的腳步。這種反饋恰恰說明，好的音樂作品具有超越現實政治的力量，它能夠直接訴諸人的情感與理想，在心靈層面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聯結。

相比之下，趙淑珍與姬天語共同帶來的情景表演《月下茶思》，則代表了另一種情感表達的向度。一老一少兩位表演者以兩岸家書為引，在月光下緩緩講述隔海相望、思念親人的日常片段。這個節目的動人之處，恰恰在於它的克制——沒有刻意的煽情，沒有誇張的表演，只是以一句輕輕的「我想你了」，讓全場觀眾紅了眼眶。這種「以少勝多」的藝術處理，體現了中國傳統美學中「含蓄蘊藉」的至高境界。歌會在節目編排上的「剛柔並濟」，體現了製作者對情感節奏的精準把握。

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主要在「共賞」的層面上一直有成功範例：海峽



◀「e起綻放吧」海峽歌會中的器樂表演
央視網圖片

兩岸同胞共同欣賞彼此的藝術作品，體會共同的文化記憶。而「e起綻放吧」海峽歌會所展現的是一種向「共創」邁進的趨勢。這種「共創」不僅體現在藝術表演層面——海峽兩岸表演者同台演唱、共同演繹——更體現在文化敘事的共同建構中。

晚會特別設置的三組台胞奮鬥故事分享環節，是「共創」理念最生動的體現。賴才達博士團隊在大陸高科技領域的創業歷程，展現了台灣青年在大陸科創賽道上的闖勁；李紹嫻多年扎根公益的經歷，串聯起海峽兩岸同胞互幫互助的善意；四位就職於國家大劇院的台灣青年演奏家的成長故事，則展示了台灣青年在大陸文化舞台上的發展空間。這些真實故事比任何宏大敘事都更有說服力——它們以平實的方式，勾勒出台灣同胞在大陸實現自我價值的鮮活圖景，將文化交流的主體還原為一個個具體的人。當越來越多的台灣青年在大陸找

到人生舞台，文化認同便有了最堅實的基礎。

回望這場在雁棲湖畔舉辦的歌會，其空間意義同樣值得體味。當海峽兩岸同胞圍坐湖畔，以音樂為媒介進行心靈對話時，這個山水相依的場域便被賦予了新的文化意涵——它成為了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個象徵性符號。山水無言，卻見證着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情感交流；月色無聲，卻照亮了海峽兩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家園。「e起綻放吧」海峽歌會以藝術的方式，證明了中華文化仍然是海峽兩岸同胞之間最深厚的紐帶。當《高山青》的旋律響起，當《四郎探母》的唱腔迴盪，當一句「我想你了」輕輕說出，那些深藏在文化基因中的情感共鳴，便會自然地流淌出來。這就是文化的力量：只需要被真誠地表達，便能夠在人心深處喚起回應。期待未來有更多這樣的交流，讓海峽兩岸同胞在常來常往中越走越近。

草鞋的故事



黛西札記
李夢

曾經，紅軍長征之於我，是歷史教科書裏的文字：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整整兩年，二萬五千里，翻雪山，過草地……背得出年份和地名，卻始終觸不到那段歷史的溫度。今年是長征勝利九十周年，電視劇集《偉大的長征》正在多平台播出。一集集追看下來，再重讀介紹長征的著作，恍然明白：文本和數字背後，是一個個會笑會哭的、活生生的個體；二萬五千里的路，是由一步步丈量出來的。這場偉大的遠征，於我，終於有了更直觀也更真切的形貌。

《偉大的長征》由五年前熱播電視劇集《覺醒年代》原班主創團隊製作。為拍攝新劇，主創三次重走長征路，拍攝歷時四百五十多天，查閱資料逾三千萬字。置於中國現當代歷史語境中，長征的意義不可謂不深遠，而主創拍攝如此闊大恢弘的題材時，並未「以大寫大」，而是從小處着眼，由細微處入手，將熱血、勇毅、激情，絕境中的掙扎以及人性的光亮種種，用一個個細節鋪排呈現開來。開篇第一場戲，毛主席在瑞金老屋低頭打草鞋，打到一半，伸手撥亮油

燈。全劇最後一場戲，據導演張永新透露，亦與開篇呼應：小紅軍問毛主席，之後還會不會有長征，主席回答：「人活在世上總要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無論到什麼時候，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丟。」

從江西老屋昏暗的燈光下，到湘江邊、赤水河畔慘烈的戰場上，再到勝利會師後的霞光裏，草鞋這意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場。漫漫長路，翻山涉水，草鞋磨穿了再打，打好了又再磨穿，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件，儼然戰士們堅韌與勇敢之象徵。一雙雙草鞋走過的路連在一起，就是長征。

草鞋的故事也好，三名女紅軍將僅有的一條被子剪成兩半留給村民的「半條棉被」故事也罷，看似殘酷戰爭場面之外的閒筆，卻格外動人。長征的將士和我們一樣也是普通的個體，會痛、會愛、會不捨，也會因為眼見不公和窮困而淚流滿面。這群普通人合力走過的這一程遠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世界軍事史上之奇跡，靠的是什麼？正是顛撲不滅的理想與信念。我們總希望幫助如今的年輕人厚植家國情懷。家國情懷在哪裏？或就在這一雙雙草鞋、一條條剪開的棉被、一句句「珍重」和一聲聲「不辱使命」裏。



英倫漫話
江恆

於一九一〇年開業的盧泰西亞酒店坐落在巴黎左岸，建築風格介於新藝術運動和裝飾藝術之間，因而散發著一種特立獨行的氣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很快吸引了一批作家和藝術家，海明威、畢卡索、馬蒂斯和安德烈紀德都曾是這裏的常客。其中在巴黎居住了二十年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甚至在該飯店的一張桌子旁寫下了《尤利西斯》的部分章節。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盧泰西亞酒店又成為逃離希特勒納粹德國魔爪的知名人士的總部，這些人雖然代表了魏瑪共和國的知識菁英，卻被納粹蔑為「盧泰西亞幫」。在這些人之中，有德國著名作家海因里希·曼，他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胞兄，是海外納粹抵抗組織的負責人。他們將偽造的番茄種子包寄往德國，裏面藏有抨擊「第三帝國」的檄文，並將《共產黨宣言》重新包裝成經典文學作品，在德國各地廣泛傳播。

當這些來自德國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名人不忙着搗鼓番茄種子時，便衣衫襤褸地在「光之城」巴黎四處遊蕩，試圖說服別人給他們一份工作，畢竟在戰亂之中要想方設法生存下去。儘管生活如此艱難，但與一九四〇年巴黎淪陷後的白色恐怖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當時在希特勒的「夜與霧」行動下，任何流亡者或難民都可能在未經正當法律程式的情況下被逮捕。盧泰西亞圈子的大多數人發現，自己已被納粹重新歸類為無國籍外國人，處境極為危險，隨時有可能被送進集中營。

於是盧泰西亞酒店為中心，發生了一系列被後世流傳的故事。比如，德國

在英文中，「酒店」一詞與「旅館」和「醫院」同源，而在上世紀前半葉的時間裏，巴黎的一家酒店同時扮演著這三種角色，它便是著名的盧泰西亞酒店（Hôtel Lutetia）。



◀巴黎盧泰西亞酒店。
資料圖片

文化評論家瓦爾特·本雅明終日待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潛心鑽研他畢生心血之作《拱廊計劃》，這部作品旨在研究十九世紀巴黎的街頭生活。還有出生於烏克蘭的作家伊雷娜·內米洛夫斯基，她秘密創作小說《法蘭西組曲》，描繪了德國入侵期間普通民眾的恐懼、絕望和道德妥協。但大多數情況下，結局都不盡如人意。其中，本雅明逃往西班牙失敗後自殺，他的《拱廊計劃》手稿也遺失了相當一部分。內米洛夫斯基則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儘管她的《法蘭西組曲》在幾十年後出版並廣受讚譽。即使如此，在戰爭前後的歲月裏，這裏仍是許多偉大創作者的心靈寄託和精神港灣，它在經歷了戰火的滿目瘡痍後，依然守護着左岸自由、藝術與人文的靈魂。

與此同時，盧泰西亞酒店也經歷了它的低谷。作家羅伊斯卡在《流放酒店：戰爭陰影下的巴黎》一書中描述，德軍抵達的第二天，這家酒店就被指定為納粹軍方的總部，德國軍官們為所欲為，比如經常為自己的寵物狗多霸佔一個房間。而粗魯的德國人也時常鬧出洋相，例如某天晚餐時，當服務生端上洋蔥時，一名德國軍人啃着帶刺的部分，結果被噎住了。盧泰西亞酒店的廚師被憤怒地叫過來，並

被指控進行破壞，直到一位有經驗的德國人向他結結巴巴的同事解釋了洋蔥的哪一部分是可以食用的。

時間來到一九四四年八月，隨着盟軍在歐洲戰場節節勝利，德軍狼狽逃離盧泰西亞酒店，這裏被改建為集中營倖存者的遣返中心。一九四五年春季歐洲解放，一輛輛滿載着骨瘦如柴、身着條紋制服的倖存者的汽車來到酒店門外，倖存者們蹣跚地穿過酒店宏偉的木製旋轉門，被安置在不久前還屬於德國納粹軍官的房間裏，如今他們在這裏接受醫療護理，獲得新衣服和營養豐富的食物。

正如作家羅伊斯卡在書中描述的那樣，盧泰西亞酒店並非一個充滿淚水重逢和圓滿結局的地方。當時有約一點八萬至兩萬名從納粹集中營死裏逃生的倖存者回到巴黎，這裏是他們踏上祖國土地的第一站。無數焦急的家屬拿着親人的照片，湧入酒店的大廳與走廊，企圖在歸來的人群中尋找失散的丈夫、妻子或孩子。然而對許多家庭而言，等待他們的不是破鏡重圓的喜悅，而是親人早已在毒氣室或虐待中遇難的絕望哭聲。這座原本金碧輝煌的奢華酒店，因此承載了無數重逢的淚水與永別的哀痛，成為法國近代史上最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

好風如水（下）



善治若水
胡恩威

東坡的「好風如水」，四個字，沒有一個字是說情的，可風裏全是情。風從哪裏來，要往哪裏去，他不問。他只是站在那裏，讓風吹過。

一九八三年，張國榮唱了一首歌，叫《風繼續吹》。鄭國江填的詞，寫的是海邊離別——「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風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那風是海風，帶着鹹味，吹過燒烤場的餘燼，吹過不肯歸去的人。張國榮的聲音在那時候還帶着青澀，可是唱到「讓風繼續吹，不忍遠離」的時候，已經有一種很深的溫柔。不是纏綿，不是哀愁，只是一

種安靜的、幾乎是順從的不捨。後來一九八九年，他在告別樂壇的演唱會上再唱這首歌，唱到一半便哽咽了，淚流披面。全場的人跟着他一起唱，風繼續吹，不忍遠離。

有人說，這首歌傳唱至今，因為別離就在這歌裏，而別離時時上演。我卻覺得，它傳唱至今，還因為那風裏有一種很東方的東西——不追問，不強留，只是讓風繼續吹。鄭國江後來回憶，他寫「悠悠海風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寫的是海邊燒烤場的景致，是小兒女的情。可就是這樣一首小兒女的歌，被張國榮唱出了某種接近於「好風如

水」的質地。那風是溫柔的，可溫柔裏有刀。

從《風繼續吹》到後來的《風再起時》，張國榮以「風」作為意象，為自己的歌壇生涯寫下了前後呼應的一筆。《風再起時》是他自己作的曲，陳少琪填詞，寫的是告別：「在日後淡淡一生也不錯。」那風已經不同了，不再是不忍遠離的海風，而是掠過山頂的、帶着涼意的風。可如果你把兩首歌放在一起聽，會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陣風的兩個階段——一個是捨不得鬆手，一個是終於鬆了手，可鬆手的時候，風還在吹。

今夜我也站在窗前。風從很遠的地方吹來，穿過城市，穿過梧桐的葉子，輕輕落在我手上。我想起東坡在徐州的那一夜，想起魯米在孔亞旋轉的舞者，想起哈菲茲在設拉子寫下的那些不被時間帶走的詩句，想起張國榮在一九八九年的舞台上哭着唱完的那句「讓風繼續吹」。風是同一陣風，水是同一種水。只是我們隔着九百年，隔着沙漠和海洋，隔着不同的語言，在不同的夜晚，各自站在風裏。

「古今如夢，何曾夢覺。」東坡這一句，寫得比任何嘆息都輕，也比任何嘆息都重。風還在吹。